

行院物語

中



主楊叶
光林青
照山
／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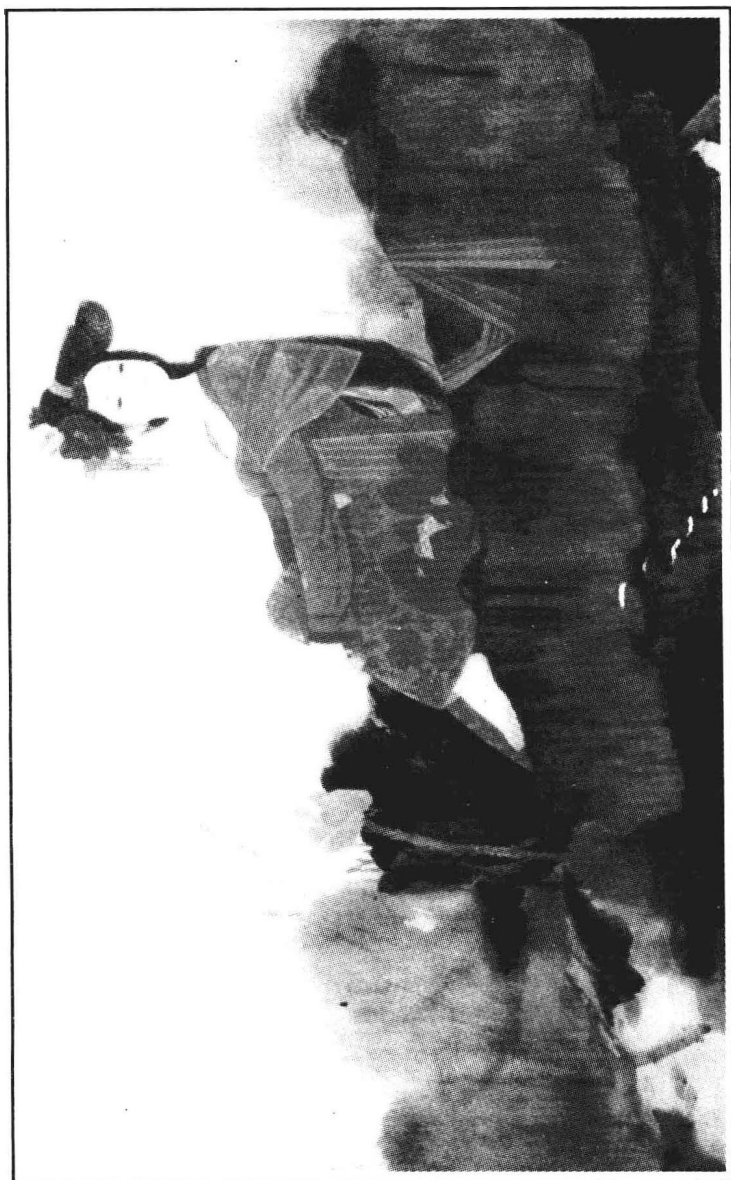
行 院 物 语

叶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

(中)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韩凤儿



晚唐的宫廷名妓——韩凤儿

经过安史之乱这场浩劫的长安，在稍一安定之后，仍然恢复了当年的繁荣，人口稠密，商贾如云，歌楼舞榭，昼夜欢娱，特别是专供高级官僚和文人学士游乐之所的宜春院，仍然广招名姝艳丽，练歌学舞，粉饰升平，这韩凤儿便是其中杰出名花之一。

韩凤儿，原是四川成都人，也是书香门第之后，自幼随其父攻读诗文，其母也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不过其父虽是秀才出身，学识也不凡，却始终未在科场春风得意，因而一直未能进入仕途，他为人性情耿直，不善逢迎，因一直怀才不遇，对时政极端不满，忧郁而亡！其父不幸逝世，其母体弱多病，带了这位宝贝千金，母女相依为命，其母为望女成凤，始终没放松对她古典文学的深造，因她从小天资聪颖，目秀眉清，是个水灵灵的小美人儿，母亲希望她长大后能找个乘龙快婿，使她有个好的归宿，韩凤儿从小受了父母良好的文化熏陶，在诗文上颇有造诣。

唐僖宗即位后，为充实宜春院，特下诏命各地征选有一定才华、姿色的少女入京，韩凤儿恰被选中，送到长安，沦落到了宜春院。

这时，她仅一十四岁，不过，她成熟较早，虽年龄不大，倒也脱成了个娉婷窈窕风韵撩人的大姑娘。她因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，一到宜春院，她就知道了这是个什么所在，她不胜伤感，但又不敢

把实情如实告诉体弱多病的母亲,只好自悲沦落,自怜命薄,为自己悲凄的不幸遭遇,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:

黄叶飘飘叹命乖,
无端风雨逼人来。
愁园客馆城无缝,
马驿敲残杜宇哀。
每对孤灯思蜀道,
恨无音信寄蓬莱。
伤心最是宜春院,
李谢桃残泪满腮。

这时,有位名士于祐,正担任吏部侍郎韩泳的记宝(秘书),颇得韩的赏识与信赖。一日,他随同韩泳去到宜春院,参加一位权贵的宴会,凤儿被召陪酒,因为在座的都是达官显贵,社会名流,宜春院的掌班,颇为精明,她端出面子菜来,特命凤儿当场献诗,凤儿此时年纪虽还轻,但已不满这种卖笑生涯,在这一特定场合下,她就呈上了上面所写的这首诗,这于祐一读,不由连声叫好:“妙!好诗!尤其是‘每对孤灯思蜀道,恨无音信寄蓬莱’,把诗人自己的心事,一泻无遗,真切感人!”

“呵,小于,这样看来,你可算得上是这位小诗人的知音了!”韩泳不由在旁打趣了。这时,凤儿也不由偷偷地瞟了于祐一眼,见他正值青春年华,风度翩翩,眉宇之间,显出一股英俊的阳刚锐气,较之一般文士的气质别具一格,这种气质对人最具诱惑的神姿,韩泳早已注视凤儿,眉目清新,透出一股淡雅娴香之美,给人一种冰香玉艳的飘然之感,他留神她和于祐两人眼神的交流,觉得他们顾盼流情,心有照就,于是他接着笑说:“你别看这小于,年纪虽轻,但颇有才华,不然,我也不会让他为我的记宝,小于你何不步其原韵,好和她一首。”

“竭诚欢迎于先生对玉抒幽,让小女子顿开茅塞,大开眼界。”

凤儿瞟一眼于祐热忱地说。

“好！恭敬不如从命，小生也只好按其妙韵当场献丑了！”于是当即挥毫濡墨写下了以下一首：

世道沧桑莫怨乖，
漫抒怀抱玉人来。
神州莽莽苍生泪，
大地凄凄草木哀。
切切蝉声啼栈道，
萧萧飞絮渺蓬莱。
人间多少心酸事，
寒褪春归漾艳腮。

这首诗完全是宽慰于她，意思是人世沧桑，人生莫测，既已落此凄凉，且面对现实，人间自古不平之事就多，一言难尽，耐心等待，打起精神，自有寒尽春来，爽心乐事之日，用一句俗话即姑且“听天由命”，随遇而安，于是感激地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深谢君之美意，我信有寒迟春归这日！”

这位韩泳也是个热心之人，平日极赏识人的才华，他对此诗也很为欣赏：“你二人论诗才来说，也算旗鼓相当，小于，以后你可以多多来此走走，两人多交流心息，畅谈衷曲，我也会设法，使你们能早一日水到渠成！”

于祐唯唯点头称是，内心无比的激动，他从此对凤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凤儿当然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他的影子。

当日酒阑人散，于祐自随韩泳回府，他二人虽无直接交谈，而这灵犀一点，为他们架起了爱情的丝弦。

有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第二天，唐僖宗突然传旨，命宜春院的掌班挑选一批美女，送入后宫，充当御前侍女，凤儿姿容较为出色，自然在应召之列。

凤儿接到这一旨令，就如五雷轰顶，她从小读过一些宫怨的诗

词，深知宫门深似海，一入此门，就如鸟入金笼，兽囚铁网，永无自由之日，徒存红颜白发之悲，她自感圣命难违，但心中比前更为忧郁和沉重。进宫以后，虽然皇宫豪华绮丽，富贵无比，但她却难以开心，她想好不容易，得遇于祐这么一位心中如意之人，而她却又入了宫廷，一进宫廷，果真全部丧失了人身自由，从此断然再难与他重见，她为此昼夜丢魂似的，脸上再找不出一丝笑容。

等到几日之后，于祐重来宜春院访她，却已人去楼空，只好怅然而返。

这韩风儿选入宫中，专习浇水养花之事，工作虽不劳累，但天天处于孤寂之中，加上宫中森严，纵属宫女与宫女之间，也不准随便串门走户，私下三三两两交谈，这位风儿一腔心事，难与人言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秋月春花，都付与一腔幽怨，落花流水，心中的愁怨凄切之苦，可想而知。

而这位于祐，自从见到风儿之后，一腔倾慕之情，油然而生，每日公事之余，总是到皇宫近侧一带徘徊，这也许就是读书人所特有的憋气，明知宫深似海，根本不可能再与她相见，但是觉得皇宫所在的那个方向深藏着他的爱恋，那爱恋可以散发满天的火花供其欣赏似的，常去那附近看上几眼，就像心里踏实一些，能聊解渴念之苦衷。一日，他又去宫门附近独自徘徊，对着那幽幽汨汨的御沟流水，不由想道，这沟流水，想必风儿也曾见到，他见到这流水，犹如见到他思慕的风儿，因而他久久地伫立，痴痴地凝神看着这御沟流水的轻轻流淌，似乎这样也得了无限安慰。稍顷，他脱口吟诗一首：

黄昏人影立，

御沟流水急。

流水恨无声，

奈何长戚戚？

一日，他有一位好友名叫赵中行，为人豪侠，而精于武功，因见

他终日愁闷，一再诘问其因，他也以实相告，赵中行听后也深为惋惜，“唉！若是平常人家，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，而她却在深宫，宫内恁多宫女，我又与她面不相识，又怎能传你心事？”

“唉！我也知你无能为力，说了也是枉然！”他不由叹了一口气，稍顷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：“呵！对！有一堂兄赵中有，现正任皇宫卫士，他与宫中内监相熟。我何不托他，通过内监，打听一下凤儿的现状。”

“呵！有这等事！好！好！就这样，我就这样拜托仁兄了！”于祐对着赵中行一连几个拱手。

这位赵中行真也够朋友，当日就去找他的堂兄，他堂兄闻后，直是摇头：“我的天！你真不知天高地厚这样事做不得的！如若掌宫太监知道，那就有杀头之罪！”但经不起赵中行苦苦相求，只说：“只要知道点凤儿的下落信息，告诉于祐，让他知道知道她的现状就行了，既不传书带简，又不通风她脱逃，这有何妨！你呀，这胆儿也太小了，真是一片黄叶儿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皮呢！”

赵中有被他的真情感染了：“好吧，我就姑且一试。”于是在一日早朝退班之际，赵中有找到这位相熟的太监，请他在熟悉的宫女中查问一下有无韩凤儿其人，只说韩凤儿是他的妻妹，她进宫之后，音讯渺然，其父母十分思念，想了解一下她的现状。

这位太监也是位热心之人，当即满口应诺，并帮他弄清了情况，她进宫后，负责在御花园一隅浇花养花，倒也相安无事，不过孤寂而已。这位太监查明情况，立即转告了赵中有，又旋即告诉了于祐，于听了更为之怅然，又托赵中行，请他堂兄得便之时，对那位太监只传两句话，就说是她母亲为了思念于她：“每对孤灯思蜀道，恨无音信寄蓬莱。”

赵也慨然应允，转达了这位堂兄，这位堂兄以为是父母思念女儿，并无叙任何绮词艳语，料也无妨，于是又托那位相熟的太监转致，好不容易才到了韩凤儿的耳边，韩凤儿闻言，心头一震，但可不

敢露于形色，于是忆起前情，又荡起心绪的涟漪，引起许多的烦恼，好几个夜晚辗转难以入眠，饮食乏味，人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。

恰有凑巧，一日她在浇花之时，见到御沟流水，心想这流水一定会穿过皇宫的御沟流到墙外，如摘片大些的红叶在上面题诗，说不定也可能凑巧落到于祐之手，主意一定，便于当晚摘了几片鲜叶，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：

一入深宫里，
无由得见春。
题诗花叶上，
寄与接流人。

第二天，乘挑水浇花之时，把这带诗的鲜叶，置于流水之中，暗中祝祷神明庇佑，只希望能到得情人于祐之手。

谁知，偏偏有这不如意之事，这带花的鲜叶，刚流到宫墙，却迂回旋转，巡查的宫女觉得有趣，上前拾起，一见此诗，分明是首伤情怨世之句，这不得了，一种讨好邀功的人性本能之念，立即送呈皇上，唐僖宗一见，龙颜大怒，觉得这有损宫规，应予追究！他立即传旨，要每个宫女，亲手书写自己的名字生辰年月与家乡地址，以便核对笔迹，这韩凤儿一听此讯，心知是自己所写的诗，已被发觉，她这时一股心理的逆反变态，勇气倍增，暗道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大不了豁上一条命，反正在这种鬼地方如行尸走肉，生不如死，她立即挺身而出，对领班的宫女说：“不用问了，也不须叫大家写了，这诗是我写的，天大的事由我承当！”

“好啊！你竟如此大胆，走！随我面圣去！”领班侍女和宫内太监声色俱厉，押着她去见唐僖宗！

到了僖宗殿下，僖宗不由怒道：“你这贱婢，竟敢在叶上题诗，朕来问你，什么叫做‘无由得见春，’这‘接流人’又是哪个，你要与朕从实招来！”

这位凤儿，也是有骨气之人，居然对曰：“圣上，您身处深宫，有

的是三宫六院，嫔妃如云地陪侍于您，还有我们这多宫女，为您伺候，您想过没有，我们也是人，也不能年华虚度，处在这深宫之中，又怎能见到自己明媚的春天，这正是‘无由得见春’！至于谁是接流人，我也不知，纵然接住，也是枉然，那接流之人他知道是谁写的，他读了之后，如是个有情之人，只不过怜悯我们这孤寂可怜的宫女而已，这又伤什么风化？皇上是一国之君，普救天下苍生，怜恤万民疾苦，皇恩似阳光雨露，普施万物，圣上，我们这些宫女，都年正青春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一颗勃勃芳心，纵有思春之念，未必就罪该万死！”

在场的太监及宫女都听得目瞪口呆，为她握着一把大汗，心想她这真是罪该万死了！这席话把唐僖宗也给怔住了，料不到这样一个年轻宫女，竟敢如此侃侃而谈，再仔细一看，她也确有几分姿色。唐僖宗平日所见到的尽都是唯唯诺诺奉承和恭维的人，谁敢顶撞他半句，这下却见到了一个敢正面与之顶撞的人，而且是个年纪并不大的宫女，他听完她的一席侃直之谈以后，认真一思索，确也不无道理，于是他不但不恼她，反而转怒为喜：“朕也知道，哪一个少女不怀春，好吧，你就与为王伴驾吧，这总是叫你得见春了吧！？”

“奴婢不敢！后宫有的是众位佳丽，圣上，恕奴婢直言，当年太宗皇帝，曾力戒奢华，开恩宽释了宫中年已逾二旬以上的宫女，朝乾夕阳，励精图治，才换得举世称颂的贞观之治，玄宗皇帝，晚年沉湎酒色，荒废朝政，酿成了安史之乱，大唐元气，至今不但尚未恢复，而且危机四伏，圣上圣明，难道不思振祖宗之先德，扬大唐之天威，开一代新风，振兴大唐基业，皇祚万代流传？”

这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，连随侍两旁的太监与宫女也为之震动了，心想，这个宫女真不知死活，敢于如此顶撞万岁，唐僖宗听了也弄得恼羞成怒，尴尬不已，欲待发作，又觉得她的话磊落光明，内含正义，惩治于她，怕人笑他没有涵量，有失君王体面，贻笑于人，

恰在这时，左拾遗侯昌业匆匆上殿，启奏僖宗，“黄巢已陷广州，正移师北上，扬言欲攻长安，请圣上速裁！”

这紧急国事，僖宗当然为之震惊，只好传渝：“这次宽饶了你，下次再若查出，定斩不饶！”

韩凤儿虽得此宽容，但怀念于祐之心不死。第二天，寻思那首诗未流出，定是为花所阻，以致迂回旋绕，这次何不仅题于红叶之上，当夜仍然悄悄又题了一诗，写在红叶之上，诗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，
深宫终日闲。
殷勤谢红叶，
好去到人间。

仍然放于御沟之中，顺水流去。

韩凤儿在殿上敢于面对僖宗，侃侃而谈之事，一下子传遍了满朝文武诸臣之间，韩泳也听到了，把这事转告了于祐，于祐听了深佩她的胆识，不由更勾起对她的怀念，每日更久久徘徊在宫墙之外，企图侥幸又得传书，这天黄昏，果然拾到了这片红叶，他如获至宝，持捧在手当即一个亲吻，并反复吟咏，由此，不料得下了相思之症。

公元 879 年，黄巢攻下广州之后，挥戈北上，从潯石渡江，兵势日盛，占领了淮南，西叩洛阳，长安为之震撼，唐僖宗拟效玄宗之故事迁驾入蜀，以避其锋，命韩泳为西川节度使，先行去为他准备行宫，韩心想，这下正好乘机让凤儿与于祐重圆，于是在见驾告辞之时，向僖宗奏道：“后宫宫女数百，如若随驾入蜀，是个累赘，何不就此开笼放雀，让她们各自奔前程，也可显陛下洪恩。”僖宗接受了他这一建议，决定第二天全部宽释所有服役侍奉的宫女，并打发盘费及谋生银两，听其自由。

韩泳回府之后，立即把这事告诉了于祐，于祐接着又去找赵中行，请他又去找他堂兄及相熟的太监，这位太监已知凤儿定有情人。不然，赵中行怎么会三番五次去找她，于是告诉他，明天清早，

宫女出宫，家属及亲人，可在午门等候，于祐闻讯，当然喜不自胜，韩夫人也笑道：“你在我家多年，与我家侍郎相交甚厚，我就权作嫂子，为你准备新房，办好这场婚事吧！”

于祐这时弄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见韩夫人热心为他张罗，派侍女并佣人为他收拾新房，不胜感激，他羞怯怯地对她道：“嫂夫人如此热心，我感激不尽，只有以后图报了！”

第二日一早，于祐就在宫门等候，果然得见宫中被释放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美貌如花的年轻宫女，一个一个地出来了，她们像脱笼的小鸟，一个个面带微笑，眼里显露出新生的光泽，一个一个在留神寻找自己在午门等候的亲人，显得十分活跃，于祐留神地搜索每一个出来的妙龄女郎，忽然，他眼睛一亮。呀！是她！他开始激动起来，只见一个身穿荷花色短裙秀发如云的姑娘姗姗向外走来，他不由高声呼喊：“凤儿！凤儿！我在这里等你！”说着疾步迎了上去。韩凤儿闻听是他的声音，不由悲喜交集，她停步一看，果然是她朝思暮想的于祐向她扑来，她也身不由主地迎了上去，一头扑向他的怀中，二人抱头恸哭，旋即登上于祐为她备好的马车，一同回到韩府。

这时，已经由韩夫人为他们铺灯结彩，当晚，笙箫鼓乐，一派喜气洋洋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，婚宴因为是由韩泳为之主办，故尔前来恭贺的人群犹如潮涌，确是热闹非凡。婚礼上，于祐特地把拾到的那片红叶，放在神堂之上，笑说：“幸运哪！红叶传书，你就是我们的媒人！”

韩泳也笑道：“红叶为媒，真是古今佳话，你们二人何不共同联句，以谢大媒。”

于祐也不推诿，顺手题了两句：

一联佳句题流水，

几载幽思满素杯。

韩凤儿也随之提笔为续：

今日却成鸾凤友，
方知红叶是良媒。

于是二人喜孜孜地拜谢了韩泳及其夫人，再挽手同入洞房。

花烛之夜，彼此诉不尽的相思，说不完的眷恋，通宵恩爱无穷，尽情享受这燕尔新婚之乐。

婚后三日，他夫妻同韩泳一同入蜀，紧接着，黄巢兵陷长安，僖宗奔蜀，到了城都，韩泳在见驾之时，顺便奏明了他们红叶为媒的婚姻之事，唐僖宗听了也觉惊奇，特许他们夫妇进见，唐僖宗盛赞凤儿的见识与机智，也深感于祐之钟情，特恩封于祐为神策军虞侯，负责宫中的警卫，还赏赐了他们一笔珍玩宝物及银两，祝他们婚姻幸福！

这红叶题诗，成了姻缘，所以后世一直流传红叶题诗的佳话。

徐艳华



宋初的成都艳妓——徐艳华

君王城上竖降旗，
妾在深宫哪得知。
十四万人齐解甲，
宁无一个是男儿？

这是一首历来脍炙人口的小诗，题是《口答宋太祖》。这首诗以斩钉截铁的口气，说明了城池的崩溃，国家的灭亡，是君王的无能，统帅的庸才，使浩荡雄师的十四万大军全部解甲投降，毫无一个男子大丈夫的英雄气魄，对“女人是祸水，亡国因女人”的这一偏见进行有力的驳斥。被后世评为“何等气魄？何等忠愤！当使普天下须眉，一时俯首。”

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五代后蜀主孟昶之宠妃花蕊夫人，花蕊夫人原本姓徐，名艳华，生年已不可考，终年据传是在宋太祖乾德三年（公元965年）。其祖籍是四川青城人（在今灌县西南），她父亲徐匡璋原是四川一位才名显著的才子，仅此一位千金，爱如珍宝。她自幼聪明，因得其父的宠爱，教她读了些名家的诗，还读了一些经史，并教她书法，所以从小就在文学上受了父亲的熏陶。其父徐匡璋因膝下无子，单生这位爱女，兼之她又天赋极高，当然耐心深教，希望她成才成凤。

徐匡璋虽是著名才子，但他有一不良嗜好，即嗜赌如命，亲友